

和平與安全專題

●陳文賢／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我的專職是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同時也在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國際關係。今天感到非常榮幸，能夠有這麼一個機會跟各位交換意見。

各位是來自不同的學校、社會的不同角落，從聯合國的角度來看「和平與安全」專題，這類議題平常可能不是那麼特別需要我們去關注與研究。今天大家齊聚在這裡，關切與台灣安全和平十分密切且重大影響的議題，我想除了我的報告之外，希望各位同學對這些重大議題，能有一些個人見解與深入的探討。

因為每個人走過的生活歷程，以及所發展出來的思維、見解、觀念皆不相同，我深信來此上課的所有學員，藉由參與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的課程，對台灣的未來與我相同具有一定的信心，或者期待，或者願景，包括期待有朝一日我們努力打拚，成為聯合國這個大家庭的一員。

在現實的環境中，台灣不是聯合國的一員，我想昨天各位在「聯合國背景資料與介紹，以及國際現勢簡述」的課程，對於台灣與聯合國的關係已建立初步的概念。在此我想請教各位同學，目前的聯合國究竟有多少個會員國？一百九十二？我腦袋裡一直記得是一百九十一，無論是一百九十一或一百九十二國，全世界的國家總數，大概也就是這樣上下的數目。我再請

問一個問題，哪一些國家目前還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瑞士、梵蒂岡、或台灣？根據我目前的瞭解，瑞士應該在前年已經加入聯合國，確定的日期請同學去確認一下，至於梵蒂岡並沒有加入聯合國，再來就僅剩下台灣，國際社會目前只剩下台灣與梵蒂岡兩個國家沒有加入聯合國。

談到瑞士，在歷史上瑞士是相當成功的一個中立國家，因為它要維持中立，一直不想加入聯合國，但2002年瑞士透過全國公民投票，得到全瑞士大多數的同意加入聯合國。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瑞士第一次舉行公民投票，大概是在一百年前，既然瑞士人透過公民投票的機制，多數贊成瑞士加入聯合國，表達人民贊成瑞士加入聯合國的主張，無疑是給瑞士政府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一個正面的支持。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是維護整個國際安全與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機構，我想問大家，目前安理會有多少個理事國？十五個會員國，而常任理事國呢？這個答案，我們以前受教育的時候是耳熟能詳，到現在我背起來還很順——中、美、英、法、蘇。其中，我們要特別注意「中」是指哪一個國家？「中」在1971年之後有一個非常大的改變。今日比較普遍的一個說法：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依照現行的憲法，

它的國名叫做「中華民國」。因為1971年，我們剛才提到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美、英、法、蘇）裡的「中」是指「中華民國」，而現在這個「中」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在輔仁大學上課時，也一再地跟同學強調，假如我們同學沒有特別去思考這些問題，會一直誤認為現在台灣的國名叫「中華民國」，而這個簡稱的中國（China）與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中國（China）是不相同的。事實上，國際社會上所指的中國（China）是指P.R.C.（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在聯合國內分得很清楚，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當然你可以聲稱為中國的一個政府。過去中國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就認為中國（China）現在是一個國家，內部存在兩個政治實體。但是以我個人的觀點，也是按照國際社會的一般規範，中國並沒有兩個政府，北京政府是聯合國及其會員國共同承認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換句話，如果任何一個政府，也宣稱它是中國底下另一個政府，這是非法的。

剛剛提到安全理事會有十五個理事國，除了中、美、英、法、蘇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其它十個非常任理事國則是每兩年要改選一半，由聯合國非正式的區域團體提名而由聯合國大會選舉產生，並不是所有一百九十幾個會員國，扣掉五個常任理事國之外，其他各國都可參與選舉。所謂分區的機制，就是分非洲、亞洲、中南美洲等等，每一區提名兩個國家，每兩年必須重新選舉。因為透過這種選舉方式，可以尋求聯合國決定國際社會重大和平安全事件的一個平衡觀點。

關於和平與安全的議題，根據聯合國憲

章（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裡的規定，要參加聯合國成為會員國，必須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然後另加一個附帶條件，就是參與聯合國的國家必須是愛好和平。聯合國憲章裡面所規定的和平與安全的議題，事實上並不是聯合國成立之後，國際社會才去重視這個安全和平，當初聯合國成立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換言之，從人類歷史開始有國際社會這樣的型態組成之後，具體而言，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為何？因為國際加上社會這樣的名詞之後，產生不同的解讀，這與一般社會由一群人所組成，一般人自然會認為這個社會包涵有法律跟秩序維持的情況在裡面。實際上，由國與國所組成的社會關係，從人類有歷史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anarchic），在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系統底下，通常會存在國與國間，「強凌弱、眾暴寡」叢林法則之狀態。不單是東方歷史或亞洲歷史，過去的確存在這種狀況——在人類社會漫長且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國與國關係的常態是戰爭，國與國關係的非常狀態才是和平。不論是東方或西方的歷史，都是處在一個有戰爭狀況發生的年代，比和平狀態的時間更為久遠。戰爭當然會帶來相當大的浩劫，戰爭是人類歷史的夢魘，和平是人類歷史的休止符，不知這樣比喻是否妥當？但是到了1960年代，甚至說聯合國成立之後，大家對於未來和平的願景經過討論後，認為和平不應該只是消弭戰爭的一個狀態；和平應該具備一些更積極、正面的意涵在裡面，而不是回到過去的歷史，使和平處於一個短暫期間，或是沒有戰爭的情況之下得到和平。

從近代史的發展來討論和平，最貼切的

例子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一段真正和平的時間很短暫，相對於亞洲跟西方世界，特別是歐洲國家具有相當長遠戰爭歷史來講，這短短二十年是以戰爭為主節奏的一個休止符。1919年至1939年整整二十年的時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二十年真正處在一個和平的狀態，其實還是有很多國家內部並不是處在和平的狀態，但各位可以想像這短暫二十年的和平，相較於1914年之前歐陸國家之間的各項戰爭等等，非常短暫的二十年，感覺格外珍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死亡的人，確實數字我並不清楚，我認為一千萬人是絕對跑不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殺傷力，也是因為人類武器的發明日新月異。就像電影拍攝大場面的殺戮情節，包括魔戒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The Return of the King*），那種殺戮場面，同學應該看過。這部娛樂效果十足的電影，可使我們想像古代的那種戰爭，一個人單憑一刀一劍可以傷害多少人。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發明坦克車、又發明飛機從天空丟炸彈，特別是機關槍的發明，已經超越傳統老式步槍一發一發的攻擊方式。由於武器科技的發展，造成的傷亡人數非常恐怖，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作戰中受傷或死亡之人數更無法統計。

再請問各位，聯合國在哪一年成立？1945年，我剛才提到過，大家應對二次世界大戰，甚至更早的一次世界大戰有所反省，希望國際社會從此邁向永久的和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國際政治權力的架構，陷入美國與蘇聯為首，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期，儘管這期間仍有零零

星星發生所謂代理人的戰爭，影響層面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從整體來講，人類在戰爭中死傷已經夠慘重了，我們面對戰爭、和平與安全這類的議題，的確確有必要透過國際組織的努力，試圖在國際組織架構中，尋求人類共同的願景，看能不能得到真正和平。雖然之前沒有人可以保證，和平可以維持多久，但是有一件事實，從1945年開始一直到今天，人類已經整整五十多年來，沒有發生過世界性或國際性的大規模戰爭。

剛剛我為什麼要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這一段和平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二十年，人類從1939年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合國成立一直到今天，國際社會共同走過五十幾年，沒有世界性武裝衝突的日子。換句話，比起一、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二十年的和平時期，世界的和平又多走了二、三十年。我們必須思考，透過國際社會與各國的努力，五十年以來的和平是不是能夠繼續延長？在此，我要特別強調，我所謂的和平，並不是說這五十多年以來，從來沒有其它小規模代理人的戰爭，如果全部都算在內，個案實在太多，講不完。在此我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例如：五〇年代的韓戰——也就是朝鮮半島的戰爭，六〇年代開始的越戰，更不用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打台灣的八二三炮戰，金門炮戰還發生二、三次。這些都是發生在我們周遭的戰爭，韓戰、越戰死傷極為慘重，其他內亂的戰爭更不計其數。

在此說一個笑話，其實這不能算是一個笑話，應算是個事實。香港現在是誰的領土？在國際關係領域裡沒有一個國家叫大

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國際社會上，簡稱為中國，這是不會錯的。在聯合國的體制跟國際社會裡，China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不會是中華民國的簡稱。不論我們國內認為我們的國名叫做「Republic of China」，也可以簡稱為China，或許部分學員或者在台灣這個島上的人可以這樣主張。但是，從剛剛開始我對各位學員作了做那麼多有關聯合國體系的報告，你會發現在聯合國開會的時候，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一個牌子，特別安理會，你會看到俄羅斯（Russia）、美國（U.S.A.）、法國（France）、英國（U.K.），最後你將會看到有一個國家的名稱叫中國（China），那個牌子的China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千萬不要誤以為是代表台灣，否則問題會很大。再回來談論香港，1997年英國把香港歸還中國，如果我們代表中國是事實，那英國就該把香港歸還給台灣不是嗎？英國是不是瞎了眼把香港歸還給北京？這是一個真實的例子。如果我們社會上某些人，不受這件事的影響，還自認為我們是中國，那也無所謂，在民主的社會容許你有不同的想法。我剛才講到香港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香港一百年租約到期了，英國要將香港歸還給中國，假如Republic of China真是代表中國的話，應該是歸還給我們，可是結果卻不是這樣，為什麼？澳門（Macau）在1999年也是歸還給中國，如果我們真的代表中國，那葡萄牙應該把澳門歸還給我們才對。所以，不論是香港還是澳門，都是歸還給北京政府，這是兩個非常好的例子，凸顯我們並不是中國的事實。

我之所以會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歷史，主要是讓學員們瞭解，假使把和平與安全的議題，擺在國與國關係的歷史脈動中，如何去體會與瞭解和平與安全涉及到人類整個發展的問題，因為在一般場合個人並不太容易去體會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今天到這邊跟同學做個報告，也許幾天之後當你們離開這裡以後，我們都不會感受到和平與安全到底跟我們有什麼特別關係？但是，果真發生戰爭，你會有什麼感受。我想首先你一定立刻感受到生存受到威脅，而在戰爭的狀態下，國際社會會如何發展？在那個時候，國家一定需要很多資源、物資或人力投入備戰、或作安全防禦，一般人生存與發展當然受到嚴重威脅。生存發展必須是以和平與安全為前提，這是人類繼續存活下去的一個必備條件，過去因人類受到戰禍頻頻的影響下，才開始對人類生存的環境有所反省，其實聯合國的成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具體例子。聯合國能夠集合這麼多的國家，相當不容易，一個國家內幾個政黨就可以吵得鬧翻天了，更不用說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集合起來，對一個共同目標來奮鬥、努力，真的是非常困難。

1945年聯合國成立，就是對和平願景的努力與開端。但是在學術界或社會上的研究，應該可以追蹤到1960年代，開始提倡研究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國際組織等等之外，才開始對和平有更多具體的思考或推動。再者，安全不是說沒有戰爭就是和平，但是如果和平的時間太過於短暫，絕對不是人類想要追求一個最遠大的目標。我們希望的和平狀態是一個具備持續性、永久性，至於安全的概念也是一樣，應該是發展出積極性的安全追求。我們要維持一個安全與和平的狀態，需要透過什麼樣

的努力？學界在這樣的研究過程當中，慢慢發展出一些具體的概念，譬如：信心建立的措施，面對存在共同衝突點的地方，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國際機制，使衝突不至於發生，又透過怎樣的妥協談判，設立一個共同管理衝突點或維持地區穩定的一種國際機制，這些林林總總的措施加起來，我們總歸為是一個信心建立的措施。另外，還有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或者預防衝突（preventive conflict）的概念，簡單講就是使衝突點不要引爆，這些都是在機制，有效解決衝突（conflict resolution）的方法。以上兩種概念，都是用來解決各國發生主權或領土衝突的時候，甚至有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衝突的時候，相關的兩造或者多造應該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用來維持一個積極性、安全的概念，或者一個持續和平狀態的國際環境，值得所有國家、民族與種族去思考。

再者，關於和平研究方面，對於威脅和平的因素剛才已經提過，分成外在的（external）、內在的（internal）。外在當然是其它的國家要來侵略、或佔領你的資源、領土，這算是外來的威脅，這些現象冷戰結束之後比較少見，這方面可算是人類歷史文明進步的地方。歷史若回到十九世紀，各位可以發現，剛才所提到的香港或澳門，其實過去都是外國利用船堅砲利強佔大清帝國的土地得來的，台灣其實也是這種情形下被迫割讓出去的。1895年大清帝國因甲午戰爭失敗，跟大日本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大日本帝國。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至少包括我在內很多人都認為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那麼，

中國會怎麼處理呢？中國解決的辦法，不外乎：一、訴諸武力，二、訴諸國際組織，甚至告上國際法庭。台灣面對中國訴諸武力的對策，當然可以選擇抵抗。假定台灣面對中國訴諸國際組織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台灣的主權歸屬這項議題的來龍去脈有所研究，這就是我為什麼強調，我們必須去瞭解台灣的主權歸屬。1952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是值得同學去研究的一項條約，因為這部分不是我專精的領域，在此僅提供給同學參考。未來如果有一天你跟我有一樣的想法，都認為台灣根本就不屬於中國（China）的一部分，需要你幫台灣到國際法庭去辯論時，你如何提出有效且具體的論述。2000年7月中國國防白皮書講得很清楚，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拖延統一的談判，中國不排除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各種手段；2002年同樣的說法又再發表一次。所以，威脅和平的外在因素，都會造成區域的不安全、不穩定，因為中國片面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管今天中國說台灣是中國的土地，如果改天菲律賓或日本也說台灣是他的領土，同樣也會造成區域的不安與動盪，這是外在的因素。至於，威脅和平的內部威脅，包括武力鎮壓、政治迫害，貧窮、飢餓、種族、宗教、語言、文化等衝突，都是由內部因素所造成國家的不安定，是沒有辦法維持和平的重大因素。這裡甚至還可以牽引出內、外在因素的互動關係，作為研究一個戰爭與和平的議題時，基本上都逃不了這些因素的影響。

關於和平的研究，是比較正面的、主動的、積極的想法，我會特別強調：不單只為了使戰爭狀態不存在，那是不夠的，我

們要建立永續和平的環境，就要透過下列幾點：一、教育內容的改革，和平與安全是人類基本的權利，為什麼建立這樣的想法？因為戰爭與不安全的環境，都會對我們的生存造成威脅，這將對我們個人甚至社會國家總體的發展帶來障礙，甚至是負面的衝擊，所以教育內容一定要強調和平。目前國際社會上，很多國家都是透過教育來宣導這種和平的概念，我瞭解實施和平與安全教育最成功的國家應該是日本，因為日本有一部和平憲法，限制日本沒有辦法成立三軍部隊，至少它只能稱為「self-defense forces」自衛的武力，例如海上自衛隊、陸上自衛隊、空中自衛隊，就是不能稱為軍隊。

剛才提到威脅內部和平的因素有貧窮等問題，會引發一個不安定、使和平受到威脅的狀態。現在一般國際社會的現況，工業化先進的國家，擁有大多數資源可得到發展，比起更多的開發中國家，或者低度開發國家，工業先進國家擁有的資源跟發展超出其他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多得多。在聯合國內，這些第三世界經濟上比較沒有那麼發達的國家，在1970年代組織一個團體叫做「七十七個國家」(group of seventy-seven)，希望在國際經濟資本體系內，創造出一個叫做「新的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簡稱NIEO)。在這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內，提出很多要求，譬如要求各先進國家應該根據聯合國的規定，至少拿出百分之一的國民總生產毛額(GNP)，拿來給第三世界這些開發中的國家，或者低度開發中的國家，做各種經濟上、技術上的援助。聯合國雖然沒有辦法完全順應這樣的要求，但還是有朝向這個要求去努力，

目前大概除了北歐挪威、瑞典、丹麥、冰島這些國家，拿錢出來幫忙國際組織或者人道團體來做國際救援的工作，協助解決非洲愛滋病或是東南亞兒童童妓等問題，平均每一個國民回饋給國際社會與其一年收入及國家總生產比值來說，是全世界最高的，至於，提供最多經費，最慷慨的國家則是美國，因為美國人口數很多，資源經費也是最豐富的，哪怕有人一直稱美國是帝國主義，美國依舊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國家。

接下來關於和平的研究，則牽涉到推動和平的運動。美國攻打伊拉克，在全世界掀起反戰的浪潮，甚至反美的運動，不管這些國家或團體反戰真正的理由是什麼。總體而言，立場一定是很鮮明，就是要和平。每一個國家都有其基本利益，我比較相信由各國內部所產生的社會運動。譬如以法國及德國來說，政府與民間對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反應與思考，是不同的兩回事，雖然法國與德國政府也是罵美國不遵守國際秩序等等，而民間也有反美及反戰的浪潮，我會比較相信民間反美及反戰的浪潮的真實性。若站在政府的立場來看，各位可以去研究法國、德國政府在伊拉克問題上，後面所隱藏兩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是不是相當錯綜複雜，包括有戰略的資源、石油的利益等國家利益。當然法國與德國政府之所以要這麼做，也不能全怪他們。例如最近法國席哈克總統，反對台灣舉辦公投，不管法國的主流媒體多麼嚴厲批判席哈克，要他千萬不要忘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所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最後我們聽到席哈克的解釋，也是為了爭取法國的國家利益。講求政治現實的時候，經濟、軍事的武力等，都是政客、

政治家或國家領導人首先得去關注的問題，不論法國的主流媒體如何提醒法國總統，要法國總統瞭解民主的力量來自於堅持。對於這個情況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台灣要舉辦公投，居然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激起法國全國的大辯論。

【Q & A】

學員：

台灣目前的內外發展條件，並不輸給那些已經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其實我們的非營利組織（NPO）跟非政府組織（NGOs），也都開始萌芽發展。我始終在思考我們該如何說服這些國家或國際性組織，請他們表達願意接納台灣的態度。如果大部分的國家都接受台灣，而我們依舊不是聯合國的會員之一，那我們該怎麼樣走下一步？

陳文賢教授：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大家都瞭解今日台灣不能加入聯合國，我想大部分的學員都同意，最大的障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對。中國的反對理由很多，剛才提到中國單方面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等，如果沒有中國阻擾的話，我想台灣早就加入聯合國了。

根據美國自由之家或是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會對全世界各個國家的自由及人權狀況做一個評比，台灣目前的評估結果，都跟過去我們羨慕的西方民主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紐西蘭，我們跟他們一樣都享有民主與自由。台灣到國際社會上，應該要抬頭挺胸，這種社會的發展跟1979年我剛到美國唸書的時候，完成不能比較。以前的台灣是個威權體制的國家，按照人權的保障、自由程度的評

比，我們是落在部分自由這個範圍內，雖然當時人民可以自由自在去留學、觀光，但是並不能組織政黨或政治團體。再請問大家，台灣第一個合法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是什麼時候成立的？1987還是1988？各位想像一下，台灣在1987年才允許合法政黨的成立，而在1987年以前根本不能成立政黨。當時反對政府的團體，我們稱它為黨外，黨外也是一個黨。現在回顧整個發展過程來看，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演變，實在相當不容易，因為沒有發射任何一顆子彈，更顯得可貴，反觀我們左鄰右舍的國家，像菲律賓、印尼等國，發展民主的過程並不像台灣那麼順利平靜。提供同學一個思考方向，你們可以去比較一下，台灣其他方面的表現，台灣國內生產總額（GNP）排名又在第二十五名之前，再加上人口總數來講至少四十名之前，這些條件總評比來看，全世界將近一百九十幾個國家，台灣還是蠻優秀的，我們要加入聯合國是綽綽有餘。

我認為台灣除了中國阻撓是無法加入聯合國的主要原因，是台灣還欠缺展現一個集體的意志。在國際社會裡，公投是展現集體意志最好與和平的方式，但還是有人反對。如果未來你外派到駐外單位擔任外交官的工作，甚至在學術界像我這樣子有時候參與國際會議時候，你會遇到很多外國人，如果連自己來自哪個國家，自己是哪裡人都講不清楚或說不明白時，外國朋友怎麼來幫助我們。今天有國家願意幫助台灣，即便是南韓、日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都願意和台灣拓展外交關係、國際合作、或是非政府組織的交流等。站在北京的立場上，北京會把這些對台灣友善的國家與行為，

視為幫忙台灣、對抗中國，雖然北京不致於將這些國家視為敵人，但至少就不當作是朋友。這些國際朋友幫助台灣與中國對抗，明顯違反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中國絕對不會放任這些國家對台灣友善的行為，而沒有任何反應。如果你是菲律賓人、日本人、韓國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一旦發現台灣內部卻有一些人積極主張台灣要跟中國統一，那這些外國人一定感到懷疑，他為什麼要幫助台灣？或者當有一天台灣與中國統一了，那這些外國人又該怎麼看待這一件事？台灣與中國要統一變成一家人，結果外國人卻幫忙台灣去對抗中國，這是一件十分諷刺的事情。

根據國際政治的運作模式，現實的政治利益，多會驅使各國領導人，接受只要跟北京交好之後，可以得到較多的利益，而忽略台灣的思考模式。世界各國都會以為跟北京交好，與中國建立密切的外交關係，比較重要，該如何幫助台灣爭取國際地位並不是各國首要的目標。同學們設身處地去想想這些國家的立場，台灣向國際社會提出要求，希望獲得國際社會的協助，如果台灣沒有透過一種和平、民主的方式，表達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國際社會為何甘冒得罪北京的風險，幫助台灣爭取應有的國際地位。舉例而言，波羅的海三小國本來就是國家，二次大戰後卻被蘇聯共產黨所併吞，變成蘇聯底下的一個共和國。這些國家本來並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1991年蘇聯瓦解之後，這三個國家趁機獨立，而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引來蘇聯坦克大軍的壓境。因為波羅的海三個小國家——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面對蘇聯坦克壓境的時候，三個小國總共八百萬人口，卻有二百萬人站出來守護國

土，你可以去計算，手臂張開來，二百萬人手牽手，綿延幾百公里？各位想想看，蘇聯坦克車最後有壓過去嗎？各位去看看地圖，波海三國跟蘇聯國土是相連的。最後在國際壓力底下，蘇聯的軍隊退出波海三國，這三個小國就獨立成功，隔年三個國家全部也加入聯合國，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

還有一點，我想提出來當時在蘇聯崩解之前，蘇聯保守的軍方將領曾經發動政變，坦克車也是開到蘇聯國會面前，那時候俄羅斯的總統叫葉爾辛（Yeltsin），葉爾辛總統就號召莫斯科人站出來保護俄羅斯的國會。如果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中國，我真的不敢保證後果會如何，講到這裡我不免聯想到天安門事件，我記得當時有一個中國的年輕人，站在戰車前面，力擋一整排的坦克車前進，全世界多感動。那時候我在美國，一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想，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會碾過去。我的解釋是這樣，那是一條生命沒有問題，可是卻碾碎了中國的希望，雖然沒有讓你看到這樣坦克車，是不是真的開過去，但我們知道天門安的屠殺卻是發生了。後來我遇到許多中國的學者，我不客氣的跟他們講，有一天中國民主自由了，一定會再回頭去看這一段歷史，甚至會想要去瞭解這一段歷史，絕對不是中國共產黨跟十幾億中國人灌輸的那一段歷史，而是這個人去阻擋坦克車前進的圖片，相當令人感動。在後來俄羅斯的民主化過程中，都沒有發生軍隊屠殺人民的事件，才有後續發生東歐民主化的浪潮，進而透過公民投票把共產黨趕走。由此可知，唯有自助才會有人助，自助也才会有天助。我們舉辦所謂「二二八手護台灣」的活動，其最初的構想就是

從東歐推動民主化運動所得來的靈感，二二八就算我們站出來，不管是否破金氏世界記錄，終究這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工程。

我覺得唯有自助才能獲得人助，這是天下不變的道理，更何況我們是民主自由的國家，我們的政治價值觀跟全世界所有愛好民主自由的國家都一樣，都是保障人民、尊重生命，尊重各項表達的自由、或容許不同意見表達的自由等等。如果台灣展現集體意志之後，我並不認為國際社會不會接納台灣，我比較擔心的是萬一公投的議題，包括希望中國撤飛彈，然後大家平等談判，最後投出來的結果很難看，台灣人民表示不接受公投的議題。那麼，這個星期六我去馬尼拉開會，我對國外的朋友說台灣需要你們的幫助，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等等說法，我會覺得很難再去多做詮釋。

我再問各位一個問題，你認為台灣推行民主與自由是件很重要的工作嗎？我不敢講民主自由一定會受到台灣人民的歡迎，我相信目前有些人還是會懷念過去威權專治體制的時代。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民主與自由是一個普世的價值，我是學政治國際關係，可以跟各位學員報告，民主政治絕對不是最好的政治，但卻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政治制度，未來還有沒有烏托邦政治比現在的民主政治更好，我們自己去努力追求。各位還可以去查查國際人權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那是一個非常公正的團體，總部設在英國倫敦。幾乎每一年都會對全世界所有國家進行評估，哪些國家對於人權保障制度做得很好。不客氣講，台灣應該感到驕傲。美國國務卿包威爾（Colin Powell）是波斯

灣打仗的名將，他講過：台灣是一個推展民主成功的故事。各位可以去看有一部電影「阿根廷別為我哭泣」（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那是一部談論政治故事的電影，軍事獨裁統治之下，政治的異議都要抓去關起來，軍事政府殺死多少人？台灣過去的發展情況，當時政府有很多黑名單，包括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陳隆志董事長，都列名黑名單內，幾十年不能回台灣，最初因為政治想法跟政府不一樣，這些人主張台灣應該自救、自決，與當時國民黨所主張的統一思想不符者，就被抓起來，沒被抓起來的人就不能回台灣，這就是所謂的海外黑名單，這些列名黑名單的人親人去世時，都不能回來奔喪。一直到了九〇年李登輝主政時期，才開始推動政治民主化，開放這些黑名單才能讓他們回來。台灣民主自由是大家共同奮鬥的結果，這是值得大家珍惜的果實，需要共同來維護。

對於聯合國在和平及安全扮演的角色，剛才我已經提到過，聯合國憲章已經講到，憲章如有機會可去讀一遍。愛好和平之外，每一個國家不分領土大小、人口多寡、軍事經濟等等的力量懸殊，完全充份民主自由的體制，一個國家一票，每票等值。民主就是這麼可貴，我希望學員能夠瞭解，民主國家就是這樣，民主政治這個就是遊戲規則，要不然就不要再有民主政治，既然有遊戲規則大家都需要服從遵守這樣的規則。聯合國裡面大大小小的國家，去查最小的國家是哪一國？過去有一個說法是千真萬確，全國總人口比我們永和秀朗國小的人數還要少，或者可以講至少比台北老松國小的人數還要少，它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美國任何一家龐大的企

業，麥當勞，IBM，微軟……任何這樣的企業，它一年的總生產值贏過聯合國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會員國其國家的總生產，舉這個例子反映出那些國家的確很小，人口少、經濟力量也弱，一個公司的總生產值都比一個國家多，但是既然都是聯合國的會員，然後每票等值。每一年九月聯合國要開大會的時候去投票，除了在安理會裡那些戰爭與和平的之外，基本上就是這些國家一人一票，所以有這樣的尊重跟平等，這就是希望能夠塑造一個和平與安全的機制，聯合國本身就是這樣的一個場域，這樣的場域還能提倡一個不到一萬人口的國家，譬如索羅門群島，或者帛琉，這些國家的人口不到一萬，了不起一萬上下，在聯合國大會裡一票，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將近十四億的人口一票，這是遊戲規則。

關於聯合國的角色扮演上，聯合國在冷戰結束之後，維持和平任務更加的廣泛。譬如過去的南斯拉夫，也是在蘇聯分解、東歐國家邁向民主化之後，南斯拉夫也分解。南斯拉夫分成五個共和國，其實最初是因為南斯拉夫當時狄托（Tito）政權用武力硬是把南斯拉夫幾個不同原來的獨立體等等，它集成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但是在南斯拉夫分解之後，波斯尼亞、塞爾維亞、門地內哥羅、黑塞哥維納、馬其頓共和國這些國家，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全部都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我認為維持國際安全與世界和平，絕對不是只有某些國家的責任，有的人批評美國想做世界警察，美國有沒有這個想法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光靠美國，世界也得不到和平與安全，所以有關維護安全的責任一定要共同分擔。同樣的台灣海峽的安定與安

全，也需要我們加入維護安全的行列。

講義中我附上千禧年的宣言，我之所以選擇這一篇有其道理，這是集合全世界專家共同關心的問題，與所有的國家集思廣益、字句斟酌所凝聚出來的，作為人類歷史跨越2000年所寫出來的宣言。宣言上各項標題所顯示的內容，哪一些是國際社會每一個國家必須面對的挑戰及面對的難題，也是國際社會每一份子所要分擔的責任。我大略翻譯一下，宣言內容也強調在國際事務上，也要求各國必須尊重法制。某些方面聯合國也算是個世界政府，只是他沒有軍事武力強制的規章來支援司法決定的武力，基本上聯合國還是一個集合全世界國家的政府，所以宣言所主張希望在這一方面能尊重法制，促使聯合國在維護和平與安全方面，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談到加強台灣參與聯合國與區域性國際組織的策略，我們還很幸運兩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當然我們也是亞太經合會（APEC）的會員。區域性的組織非常多，即便我們是亞太經合會的會員，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譬如亞太經合會每年有一個年會，都有一個元首高峰會，但是我們不能參加，一定要找學術界或德高望重的社會人士，代表我們國家領導人參加。所有這些不平等的事情，當然都是北京給對方國家或是國際組織政治壓力，如果邀台灣的代表來的話，中國就退席或不參加，中國這種反應造成主辦單位陷入兩難。不過唯一對台灣有利，就是政治民主化的潮流與與市場經濟自由化的潮流。以中國大陸來說，市場經濟慢慢改革開放，但是中國的民主化以我個人的見解來看，未來將會是最大的挑戰。

學員：

我是台大土木系的薛吉甫，請問老師你認為未來台灣人民最大的福祉與全民的利益，該用什麼方式來產生的？以和平與安全的研究眼光來看，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因為戰爭誠如你所強調，對整個國家社會帶來負面、很大的衝擊，同時也可能危及到個人生存的安全。我想請問如果台灣跟中國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透過軍事行動或是國際法解決，是可行的兩條途徑。有一部電影「英雄本色」劇中威廉華特的角色是一個帶領蘇格蘭人民從英格蘭的統治解放出來的一個領導者，其實他最後的下場是被蘇格蘭本身當地的貴族出賣，然後被送到英格蘭絞刑，挖內臟，他最後一幕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他講出「Freedom」然後死掉。我想請問是，這一部影片當中大家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威廉華特是一個英雄形象。如果換另外一個角度來想的話，這個英雄為了追求自己民族的解放運動，而造成很多蘇格蘭人民與英格蘭軍隊對抗中陣亡。如果台灣執意要邁向獨立這條道路，以現在政治現實來看，中國勢必不可能善罷干休，可能會導致一場台海戰爭。有另外一個方式，也許利用中國自己內部的矛盾，因為台灣跟中國對抗勢必以小對大，這樣一定打不贏，是不是還有一種方法，跟中國從國外留學的年輕學者進行交流，也許他們更能夠瞭解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精神與多元價值，這樣作是不是能夠改善台灣的處境？

陳文賢教授：

過去我在大小不同的開會場合，曾有本國或外國的朋友問到的類似國家認同的問題。我一提出國家認同一直困擾住在這個島上的人民，這是一個相當辛苦、痛苦的過程，假如妳有一個目標是超越你的能力

達不到，你會慢慢去接受它，但如果這個目標你認為應該不是遙不可及，人就會覺得過程有點痛苦。我會這麼說，是因為住在這個島上二千三百萬的人民，談到國家認同的時候，並沒有很清楚展現出來，可以讓人家看到或感受到集體意志的表現，這也是我認為公民投票恐怕是一個最民主與最和平的方式，可以展現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我真的很期待三二〇最後的公投結果，像我這樣想法在內的人，在國際社會碰到關心台灣事務的外國朋友，我可以很理直氣壯的侃侃而談。假定我今天是北京的領導人，我也會在國際社會盡其所能，來圍堵、阻礙，甚至加以恐嚇台灣，恐嚇這一招過去還很有效，到現在對於某些人還是很有效，過去我們常會覺得對岸比較沒有這樣的張牙舞爪作勢要攻打台灣，其實那是在鳥籠裡頭的安定狀態。就算今天國際社會跟中國這一方龐大的壓力，甚至恐嚇台灣如果做什麼就要怎麼樣，我舉個例子，2000年3月20日總統選舉的時候，有同學問我決定要投哪一位？在課堂上我不要影響學生的投票意志，我把話講得很婉轉。但是有一位同學最後問說：老師你講的太客氣了，我們教官講投陳水扁就是戰爭，青年學生就上戰場去。相對於他剛剛跟我講這些話假定是屬實的話，我講的話太客氣，還以為你們還猜不出我要投給誰，學校教官他有權利這樣子講，但這是帶有恐嚇威脅性的語句，會讓你投這一票感到恐懼。其實民主自由本來就是要免於恐懼，進一步還要免於匱乏等，但至少免於恐懼投票才有意義，如果不能免於恐懼，投票是沒有意義的。香港可不可以公民投票？不行，香港現在要求北京換董建華可不可以？可以要求，但

要看北京要不要換。所以我會覺得香港的民主是一種鳥籠式的，假如那也算民主的話，應該是一種鳥籠式的民主，假如算有自由的話，那是算是鳥籠中的自由。

對於你的問題，我分兩個部分來講：一、如果多數的人選擇陳水扁，中國真的會打過來，如果你認為那個假設會存在的話。如果你投了陳水扁一票，我想保衛這一塊地方的責任就輪到你。各位不要看我這個樣子，有人說我看起來斯斯文文，就算手無縛雞之力，我年輕的時候也花了兩年時間保衛你的父母親，現在有人要打台灣，是不是應該換你要出面保衛台灣，這是多數人民做出來的決定，因為每一個投陳水扁的人，並不都是被押著槍或被強迫投陳水扁一票。二、如果教官這樣講的話，我會請學生轉告那位教官，教國際關係的陳文賢老師說，希望下星期再來輔大上課的時候，還會看到所有同學在場，結果總統大選結束之後，上天就給我的回應了，下星期我再去上課的時候依舊全員到齊，結果戰爭並沒有打起來，直到今天。至於，明天中國會不會打台灣，你要去問命相師，老師幫給你分析國內外情勢說中國不會打台灣，同學可以不必同意老師的意見，甚至可以反對老師的意見，但是希望同學不要把老師講的當成妖言惑眾。大概七、八年前，我在自由時報的自由廣場寫了一篇文章，當時還是一個不自由、不民主的時代，思維思想沒有啟蒙的時代，有人因為我寫出來的文章，反駁說我這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妖言惑眾，我還把它留下來當紀念。

關於國家認同，民進黨有個台獨黨綱，民進黨過去一直要爭取台灣獨立，後來發生所謂路線的爭執，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爭

執。關於民進黨修改後的台獨黨綱內容，主要是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按照目前的憲法，它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所以我很難相信，台灣會正式的宣佈台灣獨立，除非就是中國真正射飛彈攻打台灣，我想學員都會同意。台灣可以做的事情還很多，包括以台灣之名申請聯合國，你們順便問一下其他講師，看看他們意見怎麼樣，其實申請加入聯合國很簡單，只要外交部長寫封信，送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手中，當然我們一定會受到中國全面的打壓，這是意料之中，台灣要走向一個獨立國家，其實是一點一滴一直在累積，慢慢向國際宣示台灣是一個國家。直到有一天當國際社會體認到必須認真面對，這樣一個民主自由、經濟繁榮的國家時，才可能看出成效。所以說申請加入聯合國可能是政府的一小步，卻是台灣的一大步，要做這個動作，背後隱含極為深遠的意涵，所以三二〇舉辦公投算是第一步，如果三二〇公投投下來零零落落，很難看。去公投的人也少，贊成的人也少，我不知道以這個公投的結果，如何去說服國際社會，以釐清國際社會以為台灣人民想跟中國統一的錯誤印象。所以，我會說三二〇公投，從我學國際關係的研究角度來看，以及跟各位提到那麼多的東歐國家例子，包括東帝汶最後獨立的國家都是經過公投。

剛才同學舉那個例子，台灣如何成為一個國家？台灣未來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過程應該不會向電影「英雄本色」主角最後遭處死那麼悲狀，也許可能透過唱唱歌就可以成立一個國家，但是前提就是集體意志要展現出來。如果台灣要成為一個國家，至少多數人民的意志要展現出來，至於要如何呈現？不能光聽我講，背後要成

千上萬住在台灣的人都有這樣共同的意志。我認為以國際社會講求民主、自由的政治人權，終有一天國際社會肯定台灣這樣一步步的民主深化的過程並受感動。

學員：

過去一、兩年前，有兩本書被大家廣泛討論：一本是大前研一的中華聯邦、另一本則是章家敦寫的中國即將崩潰。這兩本書的立場很明顯的對立，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立場跟原本人的背景多少有些關係。請教老師對此的看法如何：一、比較偏向哪一種？還是另有一個持平的觀點？這兩本書當中，他的立場是否都誇大，中國對台灣與對世界的真正影響力？二、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之後，美軍的軍事部署已經深入中亞，這個部分是不是針對中共，因為以前美軍根本無法部署軍隊在中亞地區，透過這一次機會很巧妙的進入中亞，因為中亞地區與中國十分接近，格外令人注目後續的發展。我們也知道西太平洋美軍的軍事部署是一直存在的，這樣是不是更會強化美國與中國對立衝突，甚至可能在未來會出現。三、台灣目前維持現狀的作法，是否呈現出自己本身消極的不作為，由他人來改變我們現狀的可能性？

陳文賢教授：

《中國的崛起》跟《中國即將崩潰》，坊間這方面書都很多，章家敦這一本書在國內引起很大的討論。事實上美國也有一些學者，出過這樣的書，書名叫做《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當然是指軍事上的衝突。換句話就如你所講的，這會有兩個完全不同的看法，以我個人的理解，中國依舊認為對中國最重要的國家還是美國，為什麼會這樣講呢？一、台灣問題一直都被

中國的領導人認為影響中美關係最主要的問題。假如台灣問題處理不好，中美之間的關係要想有突破性的進展，將會非常困難，回顧歷次的中美高峰會議都有提到這類的報導。其次，中國這幾年來累積的外匯存底已經有好幾千億美元，比台灣更多，可以想像中國大部分的外匯存底是從美國賺來的，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產品銷路最大的市場是在美國，而中國的留學生在國外人數最多的也是在美國，以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1979年根本沒有幾個中國的留學生，那時才剛開放而已。經過二十幾年以來，看中美之間的關係，中國當然需要美國較多。雖然美國的反恐戰爭，將兵力部署慢慢伸入伊拉克與阿富汗等中亞的地區，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應該也算是美國的軟圍堵，過去的圍堵政策，在冷戰期間從日本島嶼下來，西太平洋第一個島鏈防線，主要是防止共產主義的向外擴散，防堵蘇聯擴散。美國一直怕共產主義往外擴，所以包括日本、台灣、菲律賓、新加坡、澳洲、紐西蘭，整個圍堵共產主義，所謂對中國的圍堵大概是從這裡而來的。

其實美國的中國政策也慢慢在改變，特別是從柯林頓政府開始，柯林頓提出所謂三不政策，他認為中國政策的關鍵是交往政策，和中國交往要做什麼？讓中國最後變成一個民主國家，這是美國想要轉變中國的願景，至於什麼時候達到美國的目標，美國也不知道。在轉變交往過程中，美國希望引導中國進入國際社會，不只如此，而且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份子，換句話說，不要對其他國家輸出這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巴基斯坦擁有核子武器，北韓這個被懷疑擁有核子武器的國

家，他們的核子科技，絕對大部分是從中國，美國會擔心，擔心還不僅是這兩個國擁有核子武器，而是這兩國萬一又把核子武器輸出給對美國非常敵視與仇恨的恐怖份子，對美國產生很大的國家安全威脅。

1997年柯林頓政府一度想要跟中國成立戰略伙伴關係，1998年柯林頓總統對上海大學講話時才提出對台三不政策。但是1999年美國爆發，中國利用留學生以及在美國經營的商人，竊取美國核子飛彈等先進武器的機密，美國國會隨後做出一份研究報告之後，美國才開始對中國採取戒懼的態度。當然在美國國內有些政治力量，反對美國與中國建立這種戰略伙伴關係，更不用說現在的布希總統。

若按照這種脈絡來看，即便台灣公投帶給北京很大壓力的時候，北京還是透過美國來對台北施壓，反過來對照1995、1996年甚至2000年，中國的反應都是直接發射飛彈。如果我是中南海的領導人，台灣選總統跟舉辦公投來比較哪一個影響較大，我會在意台灣的公投結果，因為總統是透過選舉，只是名字還是叫總統，有一天他省長也可以用選的，江蘇省、浙江省譬如說有一天也能用選的，台灣的最高領導人也可以用選的，只是現在叫總統而已。中國領導人也經常講，不管台灣怎麼選，選出來的在我眼中就是中國地區的領導人。但是台灣舉辦公投對北京來講就很麻煩，由於公投是最直接民意的表達，根本不需要透過立法委員、國會、政府來進行，這對國際社會的影響，絕對比台灣直選總統還要來得大。如果這個邏輯可以成立的話，中南海的領導人當然會極力，阻止台灣舉行公投，就像剛才有位學員問到的，萬一台灣有一天舉行統獨公投時，中國該

用什麼態度來面對？台灣已經有舉辦全民公投的經驗，未來的發展趨勢更擋不住，如果這種想定可以成立的話，中國的領導人一定極盡所能圍堵台灣舉辦公投的活動。以我的觀察，目前中國能做的大概就是透過國際社會施展壓力，中國領導人目前也沒有講什麼，就是國台辦那一些人出來講話而已。這是不是呼應了一些專家的分析看法，中國要拿台灣的捷徑，不是橫越台灣海峽，而是透過華盛頓，繞到華盛頓居然變成中國拿台灣的捷徑。如果這個邏輯可以成立的話，中國會不會與美國因為台灣要舉辦全民公投，或者台灣的未來發展而翻臉？我想除了台灣真正宣佈台灣獨立，中國被迫要有所行為之外，中國還是會繼續給美國及主要各國施壓，繼續為在外部給台灣實施飛彈，甚至海上封鎖等。

這個情況下，中國必須瞭解未來最重要的課題是什麼？絕對不是要拿下台灣，只不過中國將盡努力採取威嚇的手段，讓台灣停留在一個中國架構下，等到中國更有實力時再來處理。以我的淺見，中國目前最重要的課題，是延續經濟的發展與成長，其中最主要的條件就是維持中國週遭環境的和平與安定。中國要防備旁邊的俄羅斯與日本的壯大，還有過去南亞的印度、東南亞的越南，都與中國打過仗，中國如果要分心處理這一邊的問題，中國不可能有持續的經濟高成長，更不用說中國內部還有多少問題等待解決處理。事實上，中國目前內部貧富的差距極大，大約一億以上的遊民到處在中國大陸內，到處流竄找工作生活，加上銀行金融業的虧空，這都需要政府拿錢出來補足，根據統計如果中國解除其現在在各國營銀行金融呆

帳的話，很快就把外匯存底花光光。從這些角度去看，中國要面對太多的問題，中國硬用武力要來拿下台灣的話，萬一台灣極力抵抗中國無法順利達到目的，那中國面對的壓力將促使中國提早崩潰。

至於台灣的消極不作為，我認為台灣要積極作為，其實三二〇再一次選舉總統，民主又深化了，每一次總統選舉都能和平

收場，這在所謂新興的民主國家極為少見，像菲律賓、印尼重要選舉到最後還是有軍人會站出來。譬如這次三二〇總統選舉，人民再度用直接民主選票去選出來，這次又加上公民投票，展現台灣積極民主化的一面。（此講座內容發表於2004年2月10日，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由陳雪琴、蘇芳誼紀錄整理）◎